

释巴

何琳仪 房振三

(安徽大学中文系 安徽合肥 230031)

There is a sentence in the bamboo slips named Zi-yi which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In this sentence the word “𠂔” is written as “孚” in documents that a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But in fact this word is “巴”. Furthermore the word “𠂔” in the oracle and inscriptions on bronze is wrongly explained as “御” and “𠂔” is also “巴”. The pronunciation of “巴” and “孚” is near, so in the sentences of the oracle and inscriptions on bronze “巴” is pronounced as “孚”, and its meaning is “信”. Besides the forms of “巴” and “𠂔” are easily confused, such as the word “节” in Jie-nan-shan of Shi-jing is written as “𠂔” in other documents, the word “巴” is wrongly written as “节” in Li-sao of Chu-ci. Analyzing from the forms of “巴”, we think it is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word “把”, and it is a ideographic word.

Key words: Ba Fu Jie

内容提要 上博简《缁衣》“万邦作𠂔”的“𠂔”字,比勘传世文献应读“孚”,但该字实是“巴”字。甲骨文中旧释为“御”的“𠂔”、金文中旧释为“𠂔”的“𠂔”其实也都是“巴”字。“巴”、“孚”音近,验之甲骨文、金文辞例,“巴”均读为“孚”,训“信”、“应验”,多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巴”与“𠂔”古文字形体容易混淆,诸如《诗·节南山》之“节”或作“𠂔”,《楚辞·离骚》也有“巴”误作“节”等。从形体上分析,“巴”似是“把”的初文,是一个会意字。

关键词 巴 孚 节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上博简《缁衣》1号简“万邦作△”,其中△原篆作:

此字今本《诗·大雅·文王》及郭店简《缁衣》篇皆作“孚”。有学者认为:

此字虽尚不能释出,但其读音应与“孚”相同或相近……殷墟卜辞兹𠂔之𠂔,我以前曾释为“厄”(音wō),读为“果”,现在看来,也有可能应该释读为“孚”,待考。(下文简称“裘文”)^[1]

按,裘文后说颇值得重视。△字亦见于金文,验之辞例,读“孚”,训“信”,确凿无疑,详见下文。如果进一步从形音两方面综合考察,△其实应是“巴”字。

“巴”,帮纽鱼部;“孚”,并纽幽部;声纽同属帮

系,幽、鱼两部往往相通。例如:《古尚书》“叔”作“敕”^[2]。《易·震》“震索索”,郑玄“犹缩缩也”。《仪礼·丧大记》“君子丧大胥是钦”,注“胥当为祝”。《礼记·聘义》“孚尹旁达”,注“孚,或为笏,或为扶”。《尔雅·释天·灾》“太岁……在戊曰著雍”,释文“著本或作祝”。《尔雅·释草》“出隧蓬蔬”,释文“蓬蔬,郭音毳毳,谢音渠疏”。《集韵》“附音敷,古孚字。”

文献中也确实有“巴”、“孚”二字展转相通者,如《易·需》“有孚”,释文“孚又作𠂔”。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诸蔗獐且”,《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子虚赋》引“獐”均作“巴”。是“巴”、“甫”、“孚”声系相通之旁证。

△,在甲骨文辞例中习见,旧多释“御”,参《甲骨文编》2.26、《殷墟卜辞综类》第56页、《甲骨文

收稿日期 2006-01-28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国文字谱系研究”(06BYY035)资助。

集释》第583页、《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第143页等。凡此裘文已作缜密地考察,认为△字与甲骨文“御”字区别十分明显^[3]。其实通过上文对△与“巴”音近的分析,再参照与△形体最近者综合考查,△最有可能是“巴”字。

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文例:

戊戌,王卜贞:田戈,往来无灾。王占曰:大吉。在四月。兹巴。获狐十又三。

《合集》37473

辛未卜,在河贞:今夕师不震,吉。兹巴。

《合集》36428

以上“兹巴”,读“兹孚”。“孚”训“信”,为典籍恒诂,引申有“成”、“应验”之义。周原甲骨卜辞亦有“巴”字:

凶巴于永终。 周原 FQ2 ①


凶巴于休令。 周原 FQ2 ④

以上两条卜辞对贞。“巴”所从“卩”旁左侧一为直竖,一为撇笔,笔画略异而已。“巴令(命)”若读“孚命”,则见于《尚书·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传“天已信命正其德”。“巴”还见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其“释文”曰:

(1)乙未卜,子宿在𠂔(?),终夕□□自□?子占曰:不[离]。

(2)乙未卜,在𠂔(?):丙[其雨]?子占曰:不其雨,巴(原文隶作“卩”)。

(3)其雨?不用。

卩,本作。此字著录屡见,裘锡圭将之释为“厄”,读为“果”,并认为卜辞的“兹果”可称为“果辞”,意指此次占卜会应验……可备一说。在 H3 卜辞中,卩不在贞词当中出现,一般出现于占词之后,若省略占词之句,则在贞词的后面……由此可见, H3 卜辞句末的“卩”、“不”与“用”、“不用”义相似,应为用词。黄组卜辞在句末后占辞中常见“兹”,继承了 H3 卜辞“卩”字的用法^[4]。

花园庄甲骨还有以下若干用例:

(1)丁巳卜:子皿劬,若永?用。

(2)庚申卜:子皿商,日不?巴。

(3)庚申卜:惟今庚皿商若永?亡用。

(4)其雨?不巴。 (H3:287+394+1511)

丁卯卜:既雨,子其往于田,若?巴。

(H3:723+990+1512)^[5]

今按,以上花园庄甲骨出现的“巴”字均可读“孚”,训“信”,与“释文”所引卜辞中所隶定的“卩”字用法全同。

“巴”字又见于西周金文:

 师虢鼎

 饒匭

师虢鼎“臣保天子,用厥烈祖巴德。”其“巴

德”,读“孚德”,见李峤《瑞石表》“三精孚德,七庙垂辞。”饒匭“今汝亦既有巴(孚)誓……亦既巴(孚)乃誓,汝亦既从辞从誓,式可。”其“巴”或释“御”字,有“办理”之意^[6]。或释“巴”为“卩”,并谓:

“卩”,通“节”字,训为“信、验”。金文中有不少字,前人以为“卩”字,但都没有确证。本铭中的“卩(节)誓”,意为“信誓”;下文“卩(节)乃誓”,意为相信你的誓言。这个字应释为“卩”,似无可疑。^[7]

今按,将该字训“信”堪称卓识,然其字形不是“卩”,而是“巴”字。饒匭“今汝亦既有巴(孚)誓……亦既巴(孚)乃誓”,其中“孚誓”即“信誓”,参《诗·卫风·氓》“信誓旦旦”。


综观,古文字之“巴”,多读“孚”,训“信”。在通读甲骨文、金文及楚简等辞例时如是理解,多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至于甲骨文中还有若干辞例由于语境不明或残缺,其用法待考。如果径释“巴”为“卩”,不但要“改字解经”,而且很难在传世文献中再找到所谓“作节”、“节命”、“节德”等辞例。

在先秦古文字中,“巴”字并不多见。秦汉以降,出土文字资料中“巴”及从“巴”之字则出现频率较高,所处语境也十分清楚,例不赘举。兹甄选两个典型字例:

把  睡虎·封 97

巴  汉征 14. 14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据原篆隶定之“卩”字头,在注文中则作“卩”(九上十一)。“卩”与“巴”楷书犹近,是不言而喻的。在隶书中,“卩”与“巴”也颇易混淆:

巴  隶篇 14. 21(曹全碑)

节  隶篇 5. 3(曹全碑)

在传世文献中也恰好有二者互讹的线索:

检《说文》“岨,取隅,高山之卩。从山,从卩。”(九下三)段玉裁曰“会意,卩亦声。”^[9]“岨”,即《诗·小雅·节南山》之“节”。《集韵》“节,山高峻兒,或作岨。”(入十六屑)《篇海类编》“岨,同岳。”陈启源曰“《节南山》,近世赵善夫以节字为岨字之讹(岨,子结切),此有理也。岨者作卩,卩又讹作节耳。《说文》岨字注云,取隅,高山之卩也,与毛传高峻义元不相背。”^[10]按,赵氏之说甚确。“岨”之所以作“岨”,显然是因形近致误。又“肥”字据《说文》本从“卩”旁,隶变则从“巴”旁,亦属此类。

又检《楚辞·离骚》有如下一段:

汝何博晷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冀菹蓀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江有诰认为此句无韵^[11],朱骏声、王树枏谓“节”

当作“饰”^[12],王力也认为此句无韵^[13]。除此之外,《离骚》还有一段,学者也多认为不押韵: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质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众所周知,《离骚》乃韵文。严格地说,不应有“无韵”的现象。朱骏声、王树枏之改字,并无令人信服的字形讹变证据。江有诰、王力采取谨慎的态度认为“无韵”,也出于无奈。其实这两段所谓“无韵”的句尾,并非绝对不可解说。首先,讨论与本文相关的上引《离骚》的第一段。从上文形体分析中不难看出,此处“节”字所从“卩”旁与“巴”字形体相近,揣测《离骚》古本原作“巴”,后来在隶古定的过程中以形近误作“卩”字,传钞者又以通假字“节”代替。故《离骚》之“节”实乃“巴”字之讹,在此处也应读“孚”。“娉孚”犹言“大信”。(“娉”训“大”,参《文选·张衡思玄赋》“既娉丽而鲜双兮”,注“衡曰,娉,大也。”“孚”训“大信”,参《左传·庄公十年》“小信未孚”,注“孚,大信也。”)如是理解,不但“娉孚”(原作“娉节”)词意贯通,而且“服”、“孚”恰可构成之、幽合韵^[14]。其次,上引《离骚》第二段的“兹”、“沫”可能属之、脂合韵^[15]。由此可见,《离骚》并不存在所谓“无韵”的现象,即全诗通篇“有韵”。

《说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十四下十)《说文》“巴”字的形体当是后世演变的结果(参下字形演变表)。“巴”及从“巴”之字还见于以下传钞古文:

巴  汗简 79

𪔐  集篆古文韵海 33

综观以上资料,“巴”字形体的演变轨迹已十分清晰了。

总而言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证明“巴”字与“卩”形体有关,二者相乱由来已久。换言之,本文所释古文字中的“巴”,缘“卩”加“丨”而造,并非杜撰。反过来也可以证明,《说文》训“巴”为“蟲”或“蛇”,乃是对秦汉文字讹变形体的误解。

还有一点应该辨析,上文提到“肥”字据《说文》从“卩”旁,“配”字据甲骨文、金文也本从“卩”旁。不过就现今可见的春秋、战国、秦文字来看,“肥”(玺汇 1642、包山 202、上博·周易 31、睡虎 144)和“配”(配儿鉤鐙、陈逆簋)所从“卩”旁则多作“巳”旁(从“巳”得声),参“𪔐”(子犯编钟、玺汇 3517、望山 1.170、包山 93)、“犯”(睡虎 110)、“𪔐”(十钟 3.46、陶汇 9.85)等字所从“巳”旁^[17]。换言之,填实“卩”即成“巳”,这是区别二者所创造的方法(个别例外由偏旁组合关系仍能予以分别),十分别致有趣。然而,填实“卩”的“巳”与秦汉文字“巴”又有交叉现象,极易造成混淆(参上文所

引“巴”),所以小篆用另外一种区别方法,即“肥”字从“卩”旁,“配”字从“己”旁,以示区别。总之,“巴”、“巳”都是在“卩”基础上创造的新字。从造字法分析:古文字中加竖笔于象形字“卩”左侧所造的“巴”,属“会意字”;填实象形字“卩”所造的“巳”,属“区别字”。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出土秦汉文字、传世文献中,“卩”、“巴”、“巳”、“己”、“巳”等字形每多相乱,也就完全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至于战国文字“云”旁有与“巳”旁相似者,但笔势基本不混,此不赘述。

最后,分析“巴”的结构:左从“丨”,右从“卩”,会意。“丨”象棍形,参《广韵》“古本切”(上二十一混)之音读,以及《说文》“丨,上下通也”(一上十六)之义训。“巴”是典型的会意字,观其字形:一人跪踞倚仗,其“扶持”、“把持”之状宛如图画。然则,“巴”似是“把”之初文^[18]。如此“解字”难免“看图说话”之嫌,本不足为通人道,聊志于此,仅供一粲云耳。

- [1] 裘锡圭:《匏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66 页。
- [2] 小林信明:《古文尚书の研究》,(东京)大修馆书店 1959 年,第 94 页。
- [3] 裘锡圭:《释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 [4]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1561~1562 页、第 228 页、522 页图版。
- [6]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 年第 5 期。
- [7] 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诂考释》,《古文字研究》第 1 辑,中华书局 1979 年。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1936 年,第 319 页。
- [9]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靖经解》第 1 册,上海书店 1988 年,第 396 页。
- [10] 何琳仪:《战国文字声系》1988 年,第 591 页。
- [11] 江有诰:《笥学十书·楚辞韵读》,渭南严氏本(四川人民出版社据原版印行)1957 年,第 3 页。
- [12] 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94 页。
- [13] 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5 页。
- [14] 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31 页。
- [15]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 1 分册,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第 131 页。
- [16] 孙海波:《甲骨文编》引唐兰说,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791 页。
- [17] 何琳仪:《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1299、1402 页。
- [18] 黄生:《字诂》“今俗谓尾曰尾巴,语虽俗,却有理。盖巴者,把也。言在尾后,可把持也。”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27 页。